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三筆 第八卷（五則）

徽宗薦嚴疏文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。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，滯留冷山，遣使臣沈珍往燕山，建道場於開泰寺，作功德疏曰：「千歲厭世，莫遂乘雲之仙，四海遏音，同深喪考之戚。況故宮為禾黍，改館徒饒於秦牢，新廟游衣冠，招魂漫歌於楚些。雖置河東之賦，莫止江南之哀，遺民失望而痛心，孤臣久繫牲獸血。伏願盛德之祀，傳百世以彌昌，在天之靈，繼三後而不朽。」北人讀之亦墮淚，爭相傳誦。其後梓宮南還，公已徙燕，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，出迎於城北，搏膺大慟，虜俗最重忠義，不以為罪也。

忠宣公謝表建炎三年，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，以淮甸賊蠶起，除兼淮南、京東等路撫諭使，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。公遣書抵成，成方與耿堅圍楚州，答書曰：「汴泗，虹有紅巾，非五千騎不可往。軍食絕，不克唯命。」公陰遣客說堅，堅強成斂兵。公行未至泗，諜云：「有迎騎甲而來。」副使龔■憚之，送兵亦不旨前，遂返旆。即上疏言：「李成以餽餉稽緩，有引眾納命建康之語。今斬賽、薛慶方橫，萬一三叛連衡，何以待之？方含垢養晦之時，宜選辯士諭意，優加撫納。」疏奏，高宗即遣使撫諭成，給米五萬斛。初，公戒所遣持奏吏，須疏從中出，乃詣政事堂白副封。時方禁直達，忤宰輔意，以托事滯留為罪，特貶兩秩，而許出滌陽路。紹興十三年使回，始復元官。時已出知饒州，命予作謝表，直敘其故，曰：「論事見從，猶獲稽留之戾。出疆滋久。屢沾曠蕩之恩。始拜明綸，得仍舊秩。伏念臣頃爵乏使，不敢辭難。值三盜之連衡，阻兩淮而薦食，深虞猖獗之患，或起呼吸之間，輒露便宜，冀加勤恤。雖璽書報捷，樂聞充國之建言，而吏議不容，見調陳湯之生事。虧除官簿，綿歷歲時，敢自意於來歸，遂悉還於所奪。茲蓋忘人之過，與天同功。念臣昔麗於微文，蔽罪本無於他意，故從數赦，俾獲自新。」書印既畢，父兄復共議，秦檜方擅國，見此表語言，未必不怒，乃別草一通引咎曰：「使指稽留，宜速虧除之戾。聖恩深厚，卒從枚拭之科。仰服矜憐，唯知感戴。伏念臣早繇乏使，遂俾行成，值巨寇之臨衝，欲搏人而肆毒，仗節宜圖於報稱，引車何事於逡巡。徐偃出疆，既失受辭之體，申舟假道，初無必死之心。雖蒙貶秩以小懲，尚許立功而自贖。徒行萬里，無補一毫，敢妄冀於隆寬，乃悉還於舊貫。茲蓋忘人之過，撫下以仁。陽為德而陰為刑，未嘗私意，賞有功而赦有罪，皆本好生，坐使孤臣，盡湔宿負」云云。前後奉使，無有不轉官者。先公以朝散郎被命，不沾恩凡十五年，而歸僅復所貶，而合磨勘，五官刑部，皆不引用，秦志也。遂終於此階。

四六名對四六駢儷，於文章家為至淺，然上自朝廷命令、詔冊，下而縉紳之間箋書、祝疏，無所不用。則屬辭比事，固宜警策精切，使人讀之激仰，諷味不厭，乃為得體。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工致者十數聯，以貽同志。

王元之《擬李靖平突厥露布》，其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：「奔中餓虎，暫為掉尾之求；=上飢鷹，終有背人之意。」《蘄州謝上表》曰：「宣室鬼神之間，敢望生還；茂陵封禪之書，已期身後。」

范文正公微時，嘗冒姓朱，及後歸本宗，作啟曰：「志在逃秦，入境遂稱於張祿；名非霸越，乘舟偶效於陶朱。」用范雎、范蠡，皆當家故事。鄧潤甫行《貴妃制》曰：「《關雎》之得淑女，無險詖私謁之心；《雞鳴》之思賢妃，有警戒相成之道。」

紹聖中，《百僚請御正殿表》曰：「皇矣上帝，必臨下而觀四方；大哉乾元，當統天而始萬物。」

東坡《坤成節疏》曰：「至哉坤元，德既超於載籍；養以天下，福宜冠於古今。」《慰國哀表》曰：「大哉孔子之仁，該然流涕；至矣顯宗之孝，夢若平生。」《謝賜帶馬表》曰：「枯羸之質，匪伊謂之而帶有餘；斂退之心，非敢後也而馬不進。」

王履道《大燕樂語》曰：「五百里彩，五百里衛，外包有載之區；八千歲春，八千歲秋，上祝無疆之壽。」《除少宰餘深制》曰：「蓋四方其訓，以無競維人；必三後協心，而同底於道。」時並蔡京為三相也。《執政以邊功轉官詞》曰：「惟皇天付予，庶其在此；率寧人有指，敢弗於從。」

翟公巽行《外國王加恩制》曰：「宗祀明堂，所以教諸侯之孝；大責四海，不敢遺小國之臣。」知越州日，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，謝表曰：「敢效秦人，坐視越人之瘠；既安劉氏，理知晁氏之危。」

孫仲益試詞科日，《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》曰：「玉帛萬國，乾舞已格於七旬；簫韶九成，肉味遽忘於三月。」又曰：「蕩蕩乎無能名，雖莫見宮牆之美；欣欣然有喜色，咸豫聞管籥之音。」自中書舍人知和州，既壓境，見任者拒不納，以啟答郡僚曰：「雖文書銜袖，大人不以為疑；然君命在門，將軍為之不受。」鄰郡不發上供錢米，受旨推究，為平亭其事，鄰守馳啟來謝，答之曰：「包茅不入，敢加問楚之師；輔車相依，自作全虞之計。」汪彥章作《靖康冊康王文》曰：「漢家之厄十世，宜光武之中興；獻公之子九人，惟重耳之尚在。」為中書舍人試潭州，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，問不舉覺，坐罷職，謝表曰：「謂子路使門人為臣，雖誠諄理；而徐邈雲中有聖，初亦何心？」又曰：「書馬者與尾而五，常負譴憂；網禽而去面之三，永銜生賜。」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，輒書「張邦昌」字，送御史臺，責詞曰：「義重於生，雖匹夫不可奪志；士失其守，或一言幾於喪邦。」又曰：「眭孟五行之說，豈所宜言？袁宏九錫之文，茲焉安忍？」責張邦昌詞曰：「雖天奪其衷，坐愚至此；然君異於器，代置可乎？」知徽州，其鄉郡也，謝啟曰：「城郭重來，疑千載去家之鶴；交遊半在，或一時同隊之魚。」何掄除秘書少監，未幾，以口語出守鄧，謝啟曰：「雲外三山，風引舟而莫近；海濱八月，槎犯門以空還。」

楊政除太尉，湯岐芳草制曰：「遠覽漢京，傳楊氏者四世；近稽唐室，書係表者七人。」謂楊震子秉、秉子賜、賜子彪，四世為太尉。李德裕辭太尉云：「國朝重惜此官，二百年間才七人。」其用事精確如此。

蔣子禮拜右相，王詞賀啟曰：「早登黃閣，獨見明公之妙年；今得舊儒，何憂左轄之虛位？」皆用杜詩語「扈聖登黃閣，明公獨妙年」，「左轄頻虛位，今年得舊儒」，亦可稱。

吾家四六乾道初年，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。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，公親往視之。會詔歸朝，未至而免相。文惠公當制，其詞曰：「棘門如兒戲耳，庸謹秋防；袞衣以公歸兮，庶聞辰告。」所謂兒戲者，指邊將也，而讀者乃以為詆魏公。其尾句曰：

「《春秋》責備賢者，慨功業之惟艱；天子加禮大臣，固始終之不替。」所以悵惜之意至矣。《王大寶致仕詞》曰：「閔勞以事，聖王隆待下之仁；歸繫其身，君子盡遺榮之美。」大寶有遺泄之疾，或又謂有所譏，而實不然。罷相後；起帥浙東，謝表曰：「上丞相之印，方事退藏；懷會稽之章，遽叨進用。」《謝生日詩詞啟》曰：「五十當貴，適買臣治越之年；八千為秋，辱莊子大椿之譽。」時正五十歲也。

紹興王成詞科《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》，文安公曰：「有璞於此必使琢，恍驚製作之工；匪伊垂之則有餘，允謂便蕃之賜。」主司喜焉，擢為第一。乙丑年，《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》，予曰：「八卦之說謂之索，奉以周旋；百篇之義莫得聞，坦然明白。」尾句曰：「但驚奎壁之輝，從天而下；莫測龜龍之秘，行地無疆。」亦忝此選。《代福州謝曆日表》曰：「神祇祖考，既安樂於太平；歲月日時，又明章於庶徵。」正用《詩覺驚序》「太平之君子，能持盈守成，神祇祖考安樂之也」，《洪範》庶徵「歲月日時無易，百穀用成，乂用明，俊民用章」，皆上下聯文，未嘗輒增一字。《淵聖乾龍節疏》曰：「應天而行，早得尊於《大有》，象日之動，偶蒙難於《明夷》。」《易·大有》卦「柔得尊位」、「應乎天而時行」，《左傳》叔孫豹筮遇《明夷》，「象日之動，故曰君子於行」，彖辭云「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大難」，亦純用本文。乾道丁亥《南郊赦文》曰：「皇天后土，監於成命之詩；藝祖太宗，昭我思文之配。」讀者以為壯。後語曰：「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，既撲縉紳之況；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，式流汪之恩。」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，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，殆成讖雲。葉子昂參知政事，為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罷去，林遂副樞密。已而置獄治其言，皆無實，林責居筠，葉召拜左揆。予草制曰：「既從有北之投，亟下居東之召。有欲為王留者，孰明去就之忠？無以我公歸兮，大慰瞻儀之望。」本意用「公歸」之句，指邦人而言也，故云「瞻儀」。而御史單時疑之，謂人君而稱臣為我公，彼蓋不詳味詞理耳。子昂坐冬雷罷相，予又當制，曰：「調陰陽而遂萬物，所嗟論道之非；因災異而劾三公，實負應天之愧。」蓋因有

諷諫也。《嗣漢王加恩制》曰：「天神明而照知四方，既下臨於精意；王孫子而本支百世，茲載錫於蕃釐。」又曰：「春秋享祀，獨冠周家之宗盟；老成典刑，蔚為劉氏之祭酒。」《土衍制》曰：「克羞醜祀，事其先而萬國歡心；肅倡和聲，行於郊而百神受職。」《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》曰：「為天子父尊之至，永惟傳序之恩；問聖人德何以加，莫越重華之孝。」《賜葉資政辭召命詔》曰：「見日消，顧何傷於日月；得時則駕，宜亟會於風雲。」《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師改越辭免詔》曰：「王陽為孝子，敢煩益部之行；莊助留侍中，姑奉會稽之計。」吳璘在興元、修塞兩縣決壞渠為田，獎諭詔曰：「刻石立作三犀牛，重見難堆之利；復陂誰雲兩黃鵠，詎煩鴻卻之謠。」用老杜《石犀行》云「秦時蜀太守，刻石立作三犀牛」，及翟方進壞鴻卻肢，童謠云「反反覆，陂當復。誰云者？兩黃鵠」等語也。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，答詔曰：「不見賈生，茲趣長沙之召；既還陸贄，宜膺內相之除。」《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》曰：「念疊矩重規，當賢聖之君七作；而立經陳紀，在謨訓之文百篇。」哲廟正為第七主，而《寶訓》百卷也。《答蔣丞相辭免》曰：「永惟萬事之統，知非艱而行惟艱；有不二心之臣，帥以正則罔不正。」禮部為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，奏曰：「練而慨然，禮應順變，期可已矣，懼或過中。」又曰：「漢中天二百年而興，益隆大業；舜至孝五十而慕，獨耀前徽。」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。《辛巳親征詔》曰：「惟天惟祖宗，方共扶於基緒；有民有社稷，敢自佚於宴安。」又曰：「歲星臨於吳分，定成肥水之助；鬥士倍於晉師，可決韓原之勝。」是時，歲星在楚，故云。檄書曰：「為劉氏左袒，飽聞思漢之忠；徯湯後東征，必慰戴商之望。」又曰：「侯王寧有種乎？人皆可致；富貴是所欲也，對不再來。」《紫宸大宴致語》曰：「廟謨先定，百官修輔而厥後惟明；黼坐端臨，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。」《修聖政轉官詞》曰：「念五馬浮江之後，光啟中興；述六龍御天以來，式時猷訓。」又曰：「薦於天而天是受，永言覆燾之恩；問諸朝而朝不知，詎測形容之妙。」《汪觀文復官詞》曰：「作雷雨之解而有罪，在法當原；如日月之食而及更，於明何損？」《步帥陳敏制》曰：「亞夫持重，小棘門、霸上之將軍；不識將屯，冠長樂、未央之衛尉。」《吳挺興州制》曰：「能得士心，吳起固西河之守；差強人意，廣平開東漢之興。」《起復知金州制》曰：「惟天不弔，壞萬里之長城；有子而賢，作三軍之元帥。」《蕭鷓巴詞》曰：「隨會在秦，晉國起六卿之懼；日碑仕漢，秭侯傳七葉之芳。」《姚仲復官制》曰：「李廣數奇，應恨封侯之相；孟明一晷，終酬拜賜之師。」《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》曰：「舉漢武三王之策，方茂徽章；念周文十子之宗，獨留遺恨。」時已封建三王也。《趙忠簡謚制》曰：「見夷吾於江左，共知晉室之何憂；還德裕於崖州，豈待令狐之復夢？」《王彥贈官詞》曰：「申帶礪以丹書之誓，方休甲第之功臣；掛衣冠於神虎之門，竟失戍營之校尉。」《向起贈官詞》曰：「馳至金城郡，方思充國之忠；生入玉門關，竟負班超之望。」《李師顏贈官制》曰：「青天上蜀道，久嚴分閩之權；黑水惟梁州，愴失安邊之杰。」《襄帥王宣贈官詞》曰：「黃河如帶，莫申劉氏之盟；漢水為池，空墮羊公之淚。」王瑜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，忘設象尊、犧尊，降官詞曰：「犧象不設，已廢司彝之供；饋羊空存，殊乖告朔之禮。」《潼川神加封詞》曰：「駕飛龍兮靈之旂，具嚴渙命；驅厲鬼兮山之左，終相此邦。」《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》曰：「想青神侯國之封，自今以始；雖白帝公孫之盛，於我何加？」《陽山龍母詞》曰：「居然生子，乘雲氣以為龍；惟爾有神，時兩腸而利物。」《魏丞相贈父詞》曰：《大名之後必大，非此其身；和戎如樂之和，幸哉有子。」魏蓋以使虜定和議，旋致大用。《贈母詞》曰：「藏盟府之國功，不殊魏絳；成外家之宅相，重見陽元。」《封妻姜氏詞》曰：「筮仕於晉曰魏，方開門戶之祥；取妻必齊之姜，孰盛閨闈之美？」《虞丞相贈父詞》曰：「活千人有封，非其身者在其子；德百世必祀，畸於人者侔於天。」又《周仁贈父詞》曰：「有子能賢，高舉而集吳地；受予顯服，會同而朝漢京。」用東方朔《非有先生傳》「高舉遠引，來集吳地」，及《兩京賦》「春王三朝，會同漢京」也。《獎諭吳挺詔》曰：「外制將軍，方有成於東鄉；舟中皆敵國，應無慮於西河。」《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》曰：「珍台閒館，獨冠臯、伊之倫魁；廣廈細旃，尚論唐、虞之盛際。」又答詔曰：「一言可以興邦，念為臣之不易；三宿而後出晝，勉為王而留行。」《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》曰：「載籍之傳五三，壯太祖、太宗之立極；賢聖之君六七，耀永昭、永厚之貽謀。」《批以旱得雨請御殿》曰：「念七月之間則旱，咎徵已深；雖三日已往為霖，憂端未貫。」

餘不勝書。唯記從兄在泉幕，淮東使者，其友婿也，發京狀薦之。為作謝啟曰：「襟袂相連，夙愧末親之孤陋；雲泥懸望，分無通貴之哀憐。」皆用杜詩。其下句人人知之，上句乃《贈李十五丈》云：「孤陋吞末親，等級敢比肩。人生意氣合，相與襟袂連。」此事適著題，而與前《送韋書記》詩句，偶可整齊用之，故並紀於此。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唐賢啟狀故書中有《唐賢啟狀》一冊，皆泛泛臆題。其間標為獨孤常州及、劉信州太真、陸中丞長源、呂衡州溫者，各數十篇，亦無可傳誦。時人以其名士，故流行至今。獨孤有《與第五相公書》云：「垂示《送丘郎中》兩詩，詞清興深，常情所不及。『陰天斷雁，夜浦送歸人。』猷麗閒遠之外，文句窈窕悽惻，比頃來所示者，才又加等。但吟誦歎詠，大談於吳中文人耳。」又云：「昨見《送梁侍御》六韻，清麗妍雅，妙絕今時，掩映風騷，吟諷不足。」按第五琦乃聚斂之臣，不以文稱，而獨孤獎重之如此。觀表出十字，誠為佳句，乃知唐人工詩者多，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稱也。